

张贵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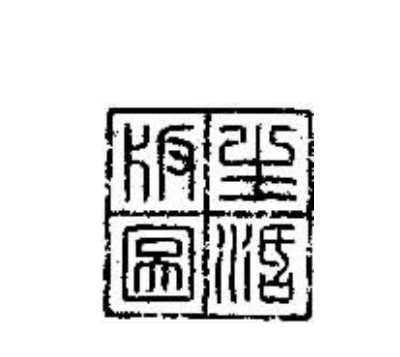
落叶满街

晨起，一地落叶。杏黄或褐红的色泽，铺排着，像一方陈旧的毯子覆盖了记忆的温床。它们在风中追逐，脚不沾地地推搡着滑行，霜露般均匀地摊满街路。街路披着鳞甲，蟒蛇样在似是而非的虚幻里奔腾，既看不清托付冬眠的寓所，也迷失了寄养过去的巢穴；但在荒凉之外的远方，北风已经呼啸着上路。此时，我听到了自己被秋风翻弄的声息，■■如动荡的落叶，一叶就是一片时光的碎片，沾满了尘世的温热与寒凉，它们在生命出奔的路上，坠落，飘零，叠加，云集而动。

就走回多年前的那个上午，走进喧哗

叶延滨

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却极其荒诞的经历。18岁之前和三个高中班同学步行3350公里路，从四川的大凉山走到北京，这三个同学的名字是陶学敏、王守智、张云洲。几年前回西昌见到了这三位同学，还一起照了相。今天想起他们，是因为想起一个词：“恋栈”。

老子有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讲的是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反之，则称为恋栈。恋栈之情浓者，一辈子占着一个坑，还用专一、献身、热爱之间当做花环摆在自己的面前，说得多了别人不感动，自己也感动，好像提前念悼词。很多事，说透了其实简单，比方对一切不知进退、死守挂锁的行为，客气地说出“恋栈”两字，很真切，又形象。

所以想到那三个老同学，就是想到那3350公里路用了四个半月时间，最重要的体验，就是每天和“恋栈”角力。长途跋涉，每天多则百里，少也六七十里。到了这天的目的地，吃饱喝足，用热水烫了脚，仰面躺下，休管是草堆还是硬水泥地，这6尺长2尺宽的地方就是天堂！（是啊，跋涉一天腰酸腿疼，得到伸展休息的机会容易吗？虽说只是行程中的一站，与人生中之一驿，道理相同，都得之不易难舍难离。）继续前行的可能，就是与这样越走越强烈的“恋栈”情结角力。

我们的“长征”，只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行为。因为“文革”学校不能上课了，因为毛主席提倡造反的红卫兵，学校里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得到一次天赐机会坐车上北京“大串联”。我因为父母被“打成黑帮分子揪斗”，其他三个同学的家庭也不够使其有当红卫兵 的资格。少年气盛，四个人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堂皇宣言，深夜背上行李卷，连夜北上。一路上害怕红卫

张峰

百味杂陈说“括号”

“括号”是符号中一个很普通的符号，却又是一个很不普通的符号。我最先见识“括号”的不一般是在一些人的名片上。

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突然见了面，寒暄过后，老同学递过一张名片，接过来一睹，：“××大学××部副部长”，正要表达敬仰之情，老同学提醒说，“可是正处级嘛”，低头再一拜读，可不，“副部长”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正处级）。大学里的副部长是什么级，一般人不是不清楚，加个“括号”，看的人就一目了然了，这“括号”加得有理。

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又接到一个宣传 部“副部长”的名片，这回我没有贸然开口，而是争取先读完了名片。果然，在“副部长”后边也跟着个“括号”：（部长空缺，主持全盘工作）。这个“括号”把这位“副部长”的地位解释得很到位，虽然是副部长，但因为部长“空缺”，这位副部长主持全盘工作，言外之意，人家分明已是事实上的“部长”了嘛。又见到过“某某名刹住持”的精制名片，后边也赫然跟着个“括号”：（副处级），一方面显示了这个和尚的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却又透露了该住持同志似乎有些“六根未净”。还接到过“某某协会主席”的烫金名片，“主席”后面金光闪闪的“括号”很是显眼：（享受副厅级待遇）。“括号”告诉你，这个协会主席你可切莫小看。

早些年，“括号”还用 在领导的会议发言稿中。秘书写稿的时候，常常要考虑会场 群众的反应，有的秘书就在自以为写得很精彩的地方，用“括号”标注：（此处请停顿，

四起的秋风里。红瓦房，阔叶杨，青砖路。我踩着松软的落叶走来，脚上还粘着乡村的泥土。黄叶漫撒，炫舞如纷纷的花雨。在一棵挺拔苍郁的杨树下，我形同发配的流徙，局促不安地看它挥舞着扭曲的老枝。秋阳惨淡，光斑明灭，黧黑粗砺的树皮，由内向外翻着岁月的沧桑；在它沟壑纵横的褶皱里，蚂蚁正寻找着安放一生的前程。父亲留下我，就像卸下一件多年的心事，拍拍手，带着一份满足，身影闪一下，在拐角处的大杨树背后不见了，空余一条坑洼不平的青砖路。

总在午夜 里醒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时光如驹，寻常的每一天不间断地记录着千姿百态的寻常故事。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相互交织着，涌现着，倾吐着，合成一幕幕平常的生活。

兵和校方拦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

凌晨出门行路难啊。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是初冬的寒风，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行，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走，就难了。谁不想多睡一会儿，谁不留恋热被窝？只是这样一来，几乎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了早饭，就到八九点钟了。走不了30里，太阳当头，就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军，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什么事也干不了，倒头睡觉。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于是四个人认真休整一天，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面于当紧，回头丢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80多里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用前面的词来说，就是：“绝不恋栈”！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起路来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了，背着 的军用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行程已经近一半，走出三四十里路，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时，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我们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所在的邮局，请邮局工作人员在我们的本子上盖一个当天的邮戳。就这样，路也走了，每到一处还能在太阳下山前休整逛一下，天一黑，烫脚睡下，这样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凌晨自然就醒了。

走完那3350公里路是我 和我的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 事情，那也是年轻人才可能去冒的风险。完成这漫长的旅程有许多 的因素促成，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的情结，而我们那时追一颗“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向红卫兵们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建立在“不恋栈”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升起以前，让眼前有全新的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的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 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带给自己的成就感。

我不喜欢也不想学那个坐在老牛车上的诗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生活告诉我，生活没有老子的道德经那样深奥，生活曾经就这么明白地说：离开 温暖的被窝，新的开始就在太阳升起之前！

可能有掌声）。懂行的领导念到这里就停顿下来，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全场，常常能得到群众掌声的回应。不懂行的领导，念到这里，会把“括号，此处请停顿，可能有掌声，括号完”也给念出来，引得听众哄堂大笑，笑过以后也会有掌声，不过是喝倒彩的掌声而已。

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上演过这样一个小品：两个旅客在火车上为消解旅途的无聊，用名片代替扑克牌玩扑克游戏。甲出科长，乙就出处长，管住甲的科长；甲又找出一张局长来，管住乙的处长；甲出业务员，乙就出经理，管住甲的业务员；甲就找出一张总经理来，管住乙的经理；乙又找出一张董事长来，管住甲的总经理，甲想了想，抽出一张 秘书长，管住乙的董事长，乙说不行，秘书怎么能管住董事长呢？甲说你看清楚了，我这秘书可是带“括号”的（女秘书），乙顿时哑口无言。

最近见识到“括号”的博大精深无所不能是看某市出台“禁酒令”；市里的“禁酒令”云：“工作日中午一律不准饮酒（接待市外客人除外）。”有市里的“括号”在前示范，各级各部门发文件贯彻落实时便也纷纷带上了“括号”。县里的禁令云：“工作日一律不准饮酒（接待县外客人除外）”；部门的禁令云：“工作日一律不准饮酒（接待外单位客人除外）”。结果，该市禁令满天飞，但各级各部门工作日酒照饮不误。

区区一个“括号”，就这样“括”着多少 世态人情。

火车拖着疲倦的脚步到来，然后吐着深长的叹息离去，像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刺耳的汽笛划破城市的夜空，伸长了无数难耐的夜晚。思绪总在游走中回返，无可遏止地想念乡村。清波冷冷 的老井，向晚的袅袅炊烟，荣枯一生的草木，连同牛羊绕膝的房前屋后，连同鸟鸣婉转的水涓林际，这些都伴着乡人 勤劳的劳作，填满鸡犬相闻的晨昏。16年，乡村镀亮了我纯真烂漫的童年与少年，春播秋收的四季，以芬芳的濡染与天然的化育，让我因循着庄稼厚朴的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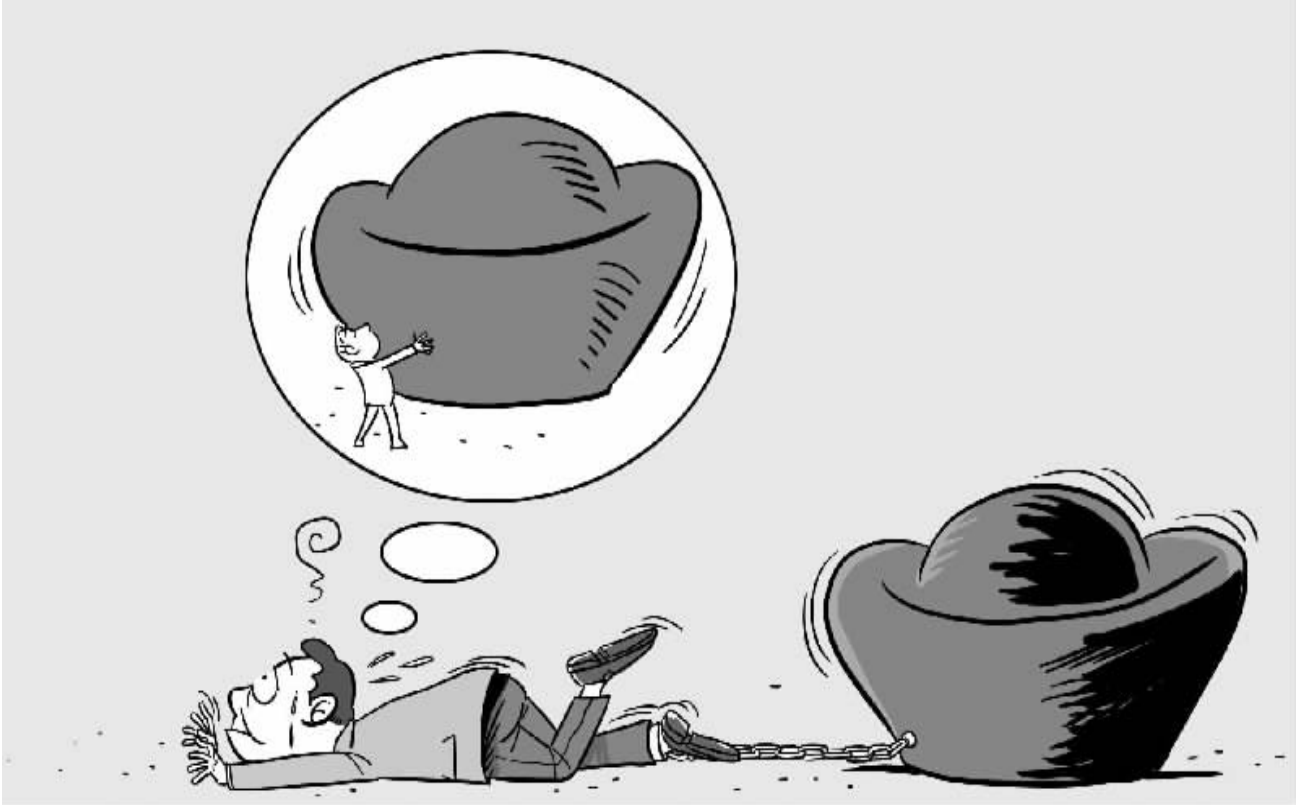
其实，城市有着不同的土质，它更适宜滋生欲望的种子。站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

刘仲斌是主动要求到青阜线上的坡里站警务室驻站的。在来坡里站之前，刘仲斌在京沪线上的曾老集站做线路警长。家在蚌埠的刘仲斌从曾老集站回家休息，只要20分钟的车程，而从蚌埠到坡里站却要4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这不，不到11点，刘仲斌就在家匆匆忙忙吃完了中饭。他要赶来12时20分开往淮北的8630次列车回坡里站上班，到淮北后再乘近1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李楼乡，然后步行2公里才能到坡里站上的警务室。每月回家休息要往返三四次，这条“交路”（注：铁路术语，指路线），老刘是轻车熟路。

年初，二通道青阜线的线路工作要全面加强上台阶，公安处号召有经验、有能力的线路民警予以增援，55岁的刘仲斌就主动报了名。老刘说，老伴退休在家，儿子当特警，家里没牵累，远就远点，不妨事。老刘是公安处的“十佳线路民警”之一，上世纪80年代，安徽首开到厦门特区的旅客列车，老刘就是第一任乘警长。平日内敛的刘仲斌没别的嗜好，写诗填充了他全部的业余生活，几十年下来，不经意间老刘的诗歌也发表了百十首，“生，产生于自然/死，是生的升华/是永恒的新的境界/是又一次重生于/万紫千红的多姿多态”，这是老刘《生与死的彻悟》中的诗句，够深刻吧。

天擦黑的时候，刘仲斌到了坡里。进了警务室，脸也顾不得洗一把，老刘就打电话到所里请假。所里通知凌晨有趟重点车，老



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漫画/赵春青

来北京的一天下午，无事可做，便沿着德胜门内大街一路北行，过德胜桥来到了什刹海。十几年前到过的地方，现在竟然一点都不认识了，什刹海已经成为北京一个新的文化地标。穿过孝友胡同1号“九门小吃”，沿着逼仄的小胡同走到了德胜门箭楼下。斜斜的鼓楼西大街好长，长得像一个要走几百年的时光隧道。

走着走着，街南边有一个古建筑群落，大门上挂着写有“果子市幼儿园”字样的牌子，院子中孩子们正在玩游戏，奔跑中是否闻到了当年“北市”的瓜果余香？过关岳庙有一个广茗阁茶楼，正在进行着“戏剧文化传播工作”。向前一点，一条简陋的胡同、一个门廊半开的“鼓楼西大街53号”破败小屋和老树后躲藏的一只旧咸菜缸，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走到钟鼓楼，太阳已散着柔弱的光向西沉去，我以为今天的漫步即将结束。当我们围着钟鼓楼一转，却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新天地，背对着日光的一座窄高的牌楼上写着四个字：“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是北京城最老的斜街。细长的街道好像烟袋杆儿，东头入口是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仿佛烟袋锅儿，加上过去这里开着不少烟袋铺，出售烟叶、烟袋，用“烟袋斜街”这个名字再贴切不过了。以前烟袋斜街里茶馆、古玩、书画、金银首饰铺等一应俱全，还有

的融入，需要抛弃一些成长的背景，但这样的转换，有着穿袍嫁接的疼痛。事实上，我总是无所适从，踟蹰于街路，茫然地看着城市，让一种物质的生长变成拔节的庄稼，长势疯狂得没有节制，然后，把一种潜隐的柔软凋敝得山寒水瘦，在荒凉里呈着一带纤弱的气脉。城市是一块混杂不堪的田地，秧苗带着各自卑微抑或强大的欲念，在一方时空里，沉重地汲取着有限的阳光、空气和水分，然后竟逐着虚妄的自由，呈现着一派参差不齐的长势。

原初的观念，像沉疴一样深植在体内，让我在与城市的对立中遍体鳞伤。就固守着自己的执拗，以内心的孤傲秉持着冷对的姿态，然后在贫病交加的挣扎里，看青春的霞彩风流云散。无数次穿行在城乡往返的途中，形单影只，心绪繁杂。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身心的逃亡。路在平原上孤兀地伸着，或攀墙附渠，或傍河依沟。车窗外的景物，飘闪在时间行进的回流里，泛起一片惆怅失意的暗影。在路的尽头，在我归心似箭的终端，我又看到了被时光温存的村庄，推开油漆脱落 的木门，看到了为我日日操

张宗明

刘就召集3个保安开了短会。安排完巡线后正准备做晚饭，站上调度室电话就打过来了，一列货车马上临停待避，于是刘仲斌放下家什就上了线路。二通道青阜线两侧没有护栏，每有货车临停，老刘都要巡查，生怕出事。

19时40分，老刘回到警务室泡了两袋方便面，草草吃罢晚饭，就站上调度室、职工宿舍遛一圈，这是老刘的工作经验，很多情况、信息就是在这闲逛闲聊中收集的。21点回到警务室后，奔波一天的老刘有了困意，但是凌晨还要接重点车，不能睡，老刘就用凉水洗脸醒醒神，铺开稿纸写他坐车时的腹稿：“祖国的大地熟了/哺育了文明/哺育了历史/哺育了代代熟透的人生/历史的大树终将/结出“建国60年的盛典”/如此硕大之果/阳光劲足下呈出一片鲜红……”

二

清晨7点刚过，水埭线宏业道口的道口员老李就听到戴汉杰的电瓶车“嘟嘟嘟”地驶来了。

“早”，戴汉杰边打招呼，边提起暖瓶往他随身带着的大塑料杯中倒开水。“昨天巡线，在龙湖小学附近的轨道上发现一溜摆了四五块石子，八成是学生贪玩，我得到学校找校长，让他强调强调，铁路安全无小事，出事就人命关天。”

望着戴汉杰渐渐远去的身影，道口员老

劳的双亲。

感觉着一份沉重，源自乡村的方向，源自一份负疚的情感。多少次走出那间狭小的单身宿舍，伫立在城乡分割的边界。秋风荡漾着天地，萧萧杀气铺卷着田野。此时，老苍的庄稼放弃青葱时高昂的姿态，草性的脖颈，再高也高不过风霜的屋檐。叶落流水，物华萧索，似有悲鸣的吞咽。就看配红的夕阳垂在地平线上，在茫茫白草上撒上半粉，夕阳落一寸，草色黯一分，直至暮色四合，黑暗降临，明灿的光泽被夜色收掩。

“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人都是这样活着。在面对与背离之间做着取舍，内心有着来自双方的撕扯。在生活泥泞的深处，往往首先是城堡的倾覆，在守望的妥协之后，接着便是心灵对疼痛的承载。一些目光的直射，有着威赫的锋芒，沉隐着对命运操纵的力量。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感觉眼神在飘忽中有丁迎合的成分，有了湿润的色泽。从此，那个观云识天的乡间少年，连■的眼淚打着弯儿，在言不由衷的唱和作答里，奔跑上不同的方向。

此去已远，哪怕是一块石头，20年的风

老两口选了个树荫坐下进餐休息，这是一天中戴汉杰最惬意的时候，谈天说地中消解疲劳。戴汉杰要工作到下午6点才能下班，长年以来几乎天天如此。

如果说平凡的生活能让戴汉杰感到有什么不平凡的话，那就要说他做的一件平凡事。5年前的一天，戴汉杰在巡线时发现了两个在线路上玩得正欢的孩童，大的六七岁，小的也就四五岁。戴汉杰让孩子们带他去家里找家长，他把从蒙城来蚌埠俩孙子讨生活的戴成民老汉狠狠批了一通，戴老汉认识到危险性，连声致歉。见爷孙仁就住离铁路不远处两间搭建的草棚中，生活很困难，戴汉杰就从家里收拾了一大包旧衣物帮扶他们，一来二去俩人就相熟起来。平 日里戴汉杰常来看看，送点日用品，俩孙子也把戴汉杰视为亲人，管他叫爷爷。

戴汉杰几乎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校门的。每年两次的进校安全宣传让老戴对学校熟络起来，他径直往二楼褚翠云的办公室走去，正碰上迎面走来的副校长吴红。

“忙吧，戴警官？”
“褚校长在吧？”
“不在，上区里开会了。”
“那就跟你汇报。”

说着俩人进了吴红的办公室。“是这样，巡线时发现学校旁边的线路上有人在钢轨上摆石子，估摸着是学生觉得好玩摆的。现在铁路车多车速又快，多危险，所以来学校汇报汇报，让校长给学生们强调强调。这不，我带了所里印好的安全协议书，请学校签字盖章。”“没说的，全力支持。”吴副校长一照办了。

待从龙湖小学赶回道口时，已是晌午时分。戴汉杰知道这当口，过往道口的车辆行人最多，在人头攒动中戴汉杰指挥若定，人流车流有序地流动着。中午1时许，热闹的道口才逐渐趋于平静。老伴段毅恰好把午餐送来了，

霜雨雪，城市也有足够的耐心与强大把它风化。就如一块石头，坐在繁华散尽的月光下，梳理着被岁月剥蚀的纹理。想着那些电闪雷鸣的夜晚，内心曾经有过的躲避、进击与搏杀。成功的快意与失败的痛楚，浮光掠影一样漫过伤疤，青翠欲滴的苍苔从伤口的缝隙里滋长起来，纷披蔓延，摇曳生姿，像一件光艳的袍子遮蔽了内心忧伤的真实。

一条在城市里游走的蛇，在反复的蜕变中得到又失去自我，伴着每一次成长的强壮，都有一次身心蜕变的事件。我再也找不回乡村里最初的洞口，岁月的蛛网与烟尘，渐渐堵塞了它曾经有过的光亮和温暖，回首已是百年的苍苔。城市提供给我雨露与阳光，像蝉，我从蛰伏的沉默，走向嘹亮的鸣吟，我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不问霜风凄紧，关河冷落。身后，乡村已经抽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曾经鲜活的画面，斑驳成一幅陈年的旧景，在欲望扩张的驱策下，废园一样，被抛进岁月荒疏的角落。有多少时光可以从头再来？

这个落叶满街 的深秋，叶落如雪，从生命之树上撕扯下来……

有的时候，一天中点滴的生活或许就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缩影和写照。这一名名兢兢业业在自己岗位上的普通工作者们，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叠加成闪光的人生……

戴汉杰的帮贫助困一坚持就是5年，上回大孙子戴海龙因没有户籍上不了学，是戴汉杰一趟趟地跑学校才把问题解决了。人民公安报的摄影记者闻讯后专程来采访他并于以报道，一提这档事戴汉杰就由衷的自豪。

有的时候，一天中点滴的生活或许就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缩影和写照。这一名名兢兢业业在自己岗位上的普通工作者们，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叠加成闪光的人生……



岁末说贺卡

在很多人心中，贺卡是一种舶来文化，寄送新年贺卡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可是，一查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贺卡的国度，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北宋时期出现了冬至寄门状的习俗，至清初发展成为元旦寄送用红纸制作的表示吉庆的贺帖——红单。可见，用贺卡传递祝福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最早的贺卡出现在1843年的英国，当时贺卡上只有一句话，但直至今天仍是西方贺卡上最常见的，这就是“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you”（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自19世纪70年代从美国开始，圣诞贺卡在西方国家得到普及，早期的贺卡图案多以家庭聚会、跳舞和冬天的画面为主，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文化。

中国的贺卡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喜庆的中国红让人一看就心生喜气，还有那喜鹊、红梅、福寿、鞭炮、对联，每一样都不得不说“很中国”。可想，当这一张张盛载着中国文化的贺卡被寄往世界各地时，就如同一个个小小使者，传递着中国情中国意。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最初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收到友人寄来的新年贺卡时，曾被他们贺卡上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深深吸引；到后来，看到外国驻华机构和企业寄来他们定制的“十分中国”的贺卡也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的中国贺卡，不仅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也融合了更多现代中国的符号，就像深受大家喜爱的卡通明星“喜羊羊”也已成为中国贺卡上的明星。

近十年来，在 华外资企业定制的新年贺卡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他们把这些具有明显中国符号的贺卡不仅寄给身在中国的客户和朋友，也寄往世界各地，一方面向中国朋友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尊重，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传递中国文化，突出他们身在中国的特殊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也反映出这些外企在逐步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

寄送新年贺卡现在仍是很多人一到初冬即着手准备的一件重要事情。大家都喜欢把最具中国味的贺卡寄给身在远方的朋友和亲人，让世界各地的朋友收到“最中国”的祝福，让远在世界他乡的亲人能手握亲人的祝福，感受到祖国的力量。当我们寄出这些贺卡时，是不是已经派出了一个个使者，去传递中华文化？